

# 略論茶與書法

## Discuss tea and calligraphy

任平  
Ren Ping

中國藝術研究院 教授

### 摘要

唐代書法藝術盛行，同時也是茶葉生產的發展時期。書法中有關茶的記載逐漸增多。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著名狂草書法家懷素和尚的《苦筍帖》。宋代的書法進入了一個被後人稱為“尚意”的新時代，同時，也是茶文化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。茶與書法的聯繫，更本質的在於兩者有共同的審美理想、審美趣味和藝術特性，兩者以不同的形式，表現了共同的民族文化精神，也正是這種精神，將兩者永遠地聯繫了起來。

**【關鍵詞】** 茶、懷素、陸羽

考察茶的起源和發展，除了從茶的物種學、歷史學和社會學等角度出發之外，還可以通過文字學、書法學的途徑進行探索。

唐代以前，以“荼”字表示茶。“荼”字的較早遺跡，是在古璽中。如《古籀彙編》中收有三個古璽文“荼”字。該書編者認為就是今天的“茶”字。這三個古璽文，應該是先秦時代的書跡。茶葉飲用的較早記錄，一般以西漢王褒的《僮約》為據；而西漢黃門令史遊所撰、三國皇象所書的《急就篇》，載有“板柞所產穀口茶”，這個“荼”也應作“茶”解。這是“茶”在章草中的例證。

唐代書法藝術盛行，同時也是茶葉生產的發展時期。書法中有關茶的記載逐漸增多。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著名狂草書法家懷素和尚的《苦筍帖》。這是一幅信筍，目前能見的內容是：“苦筍及茗異常佳，乃可徑來，懷素上。”全帖雖只有十四個字，但通篇章法氣韻生動，神采飛揚。從中可以體味到懷素對好茶的渴望心情。苦筍茶，至今在浙江仍然生產。

說到懷素，又自然想到茶文化的傑出貢獻者、“茶聖”陸羽。陸羽曾撰《僧懷素傳》。該書有關書法的記載，說明了陸羽對於這門藝術的高度關注。

《僧懷素傳》記述了懷素、鄔彤和顏真卿討論書法的事。懷素與鄔彤為表兄弟，常從彤受筆法。彤曰：“張旭長史又嘗私謂彤曰：孤蓬自振，驚沙坐飛，余師而為書，故得奇怪。凡草聖盡於此。”晚年顏真卿問懷素曰：“師豎牽學古釵腳，何如屋漏痕？”又問：“師亦有自得之乎？”素曰：“貧道吾觀夏雲多奇峰，輒嘗師之。其夏雲因風變化，乃無常勢，又無壁折之路，一一自然。”這段書論裡的“屋漏痕”、“壁折之路”等比喻，啟迪了後來書家對運筆妙旨的領悟，至今為書法家們津津樂道，對書法創作和理論產生了重大影響。

陸羽還有一篇《論徐顏二家書》，他認為學書應該重神似，而不應該為外表形態所惑。史載陸羽從小刻苦學習，“竟陵西湖無紙，學書以竹畫牛背為字。”並與顏真卿過從甚密。他曾揮筆題壁：“天下奇泉”曾在廬山與摯友皇甫冉把盞品茗，暢談書法。縱觀陸羽一生成就，無疑當推《茶經》為首，但與此同時，陸羽也是一位有造詣的書法理論家、書家。

宋代的書法進入了一個被後人稱為“尚意”的新時代，同時，也是茶文化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。茶人迭出，書家群起。茶葉飲用從實用走向了藝術，而不少

茶葉方面的專家也是書法家。書家則普遍愛茶。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書法“宋四家”中的蔡襄。蔡襄一生好茶，作書必以茶為伴。他在任福建路轉運使時，改進了制茶工藝，採用更為細嫩的原料，製成精美細巧、價值黃金的“小龍團”，一種上品龍茶。宋人熊蕃稱：“自小龍團出而龍鳳遂為次矣。”歐陽修也在《龍茶錄後序》中說：“仁宗尤所珍惜，雖輔相之臣，未嘗輒賜。”其珍貴程度可見一斑。蔡襄不僅在制茶實踐上有獨到之處，而且還著有影響甚大的理論著作《茶錄》。《茶錄》是對《茶經》的一個發展。而且，蔡襄的《茶錄》，其本身書跡便是一件書法佳作。歷代書家多有讚美之詞。此外，蔡襄還有《北苑十詠》、《精茶帖》等有關茶的書跡問世。宋《宣和書譜》對蔡襄書法的評價是“大字巨數尺，小字如毫髮。筆力位置，大者不失縝密，小者不失寬綽。…尤長於行，在前輩中，自有一種風味。”

唐宋以後，飲茶活動與文人的生活方式更為密切，而文人較為集中的江南一帶又多有飲茶的習慣，因此茶與書法的關係也更為顯著，有茶葉內容的書法作品也日益增多。流傳至今的佳作，如蘇軾的《一夜帖》、米芾的《苕溪帖》、鄭燮的《竹枝詞》、汪巢林的《幼孚齋中試涇縣茶》等等，其中有的作品是在品茶之際創作的，有的則在事後。至於近現代，書法作品的內容說到茶就更多了。

歷代書跡中有茶事，歷代茶事中有書家。“酒壯英雄膽，茶引學士思”，茶能觸發文人創作激情，提高創作效果。但是，茶與書法的聯繫，更本質的在於兩者有共同的審美理想、審美趣味和藝術特性，兩者以不同的形式，表現了共同的民族文化精神，也正是這種精神，將兩者永遠地聯繫了起來。

茶在生活中的地位，由療疾的良藥、提神的佳飲、交友的雅物，一直上升到事藝的清品，並衍生出一系列的茶藝活動，具備了特定的思想內涵，是經過漫長歲月的嬗變而成的。特別是魏晉以來，諸如“以茶代酒”、“陸納杖侄”等佳話的出現，以及茶與佛教結合而逐漸顯現出樸素、廉潔、寧靜、清雅、淡泊、去欲、和睦、互敬……一系列象徵意義。因此，茶藝人的精神及給予人的審美愉悅總是離不開這些內容，它最終是對人的品行道德的一種修煉。中國書法的創作心態和藝術特性於此有很大的相通之處。中國書法藝術，講究的是在簡單的線條中求得豐富的思想內涵，就像茶與水，在簡單的色調中可以看到各種層次和各種變化，在單純的口感和味道裡，品出其中微妙的區別。它不求外在的炫目，而注重內在的生命感；從樸實無華中表現出無窮韻味。對於書家而言，要以靜寂的心態進入創作，驅除雜念，意守胸中之氣，體味自然的變化。書法和茶，對於人的品格、

修養的要求都是很高的。柳公權以“心正則筆正”來諫皇上。蘇軾愛書法也愛茶，司馬光問他：“茶欲白墨欲黑，茶欲重墨欲輕，茶欲新墨從陳，君何同愛此二物？”東坡妙答曰：“上茶妙墨俱香，是其德也；皆堅，是其操也。譬如賢人君子黔皙美惡之不同，其德操一也。”這裡，蘇軾將茶與書法兩者上升到一種相同的哲理和道德高度來加以認識，頗有見地。此外，陸遊的“矮紙斜行閑作草，晴窗細乳戲分茶”可謂茶文化的名句。一個“矮”，一個“斜”，說明了作草書時的閒適，一個“晴”，一個“細”，說明了“分茶”的悠雅，或者說作書和分茶，同樣的閒適和優雅。分茶，是文人獨享的一種文化品位很高的活動，由於沖泡後形成的“細乳”即小泡沫，形成各種抽象形態，給人各種聯想，所以就會請參與品茶的人就此作詩，每人分得一句，依次連成一首。這樣的詩，難在每人要根據自己碗裡的泡沫形態來構思，而前後語義又是相承接的。飲茶飲到這麼有文化，恐怕也只有中國文人才有這樣的雅興和智慧。而陸遊的詩句裡，分明將“作草”和“分茶”都視為自己的愛好。怪不得後來梁巘說“品茶試硯，是人生第一韻事，是吾輩第一受用。”將茶與書法都提到了審美和生命體驗的高度。

茶與書法儘管有共同的文化內涵，但畢竟屬於兩個門類，正因為如此，它們之間有著互補互促的作用。書法可以成為茶藝環境的有機組成部分，可以成為茶藝宣傳的良好媒介，茶及其藝術活動，也可以成為書法作品的極佳題材和成為書法創作的促進機能。無論是茶和書法本身，還是兩者的關係，都包含了適合當代生活的大量文化創意元素。隨著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不斷發揚光大，茶和書法將更添新的佳話。